

漓江年选
品质阅读
恒久珍藏

2011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下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王秀梅《坦克》

叶舟《斯德哥尔摩效应》

郭文斌《药王品》

陈应松《野猫湖》

漓江出版社

上庄记

季栋梁^①

1

握着电话，想了半天没想出来他是谁，他就感慨地说贵人多忘事啊，我是上庄的。一提上庄，我就想起来他是上庄的村长老刘，尤其是那一身腥膻味儿依稀尚未散去。开完扶贫工作会议的第二天，是小年，我正在家里按习俗扫尘，他敲开了我家的门，一股腥膻味儿扑鼻而来，他提着一个蛇皮袋子，里面装着一只宰后的羊，羊的两条后腿从袋口露出来，攥在他的手中。他至少过了六十岁，一脸的褶皱显示着岁月不饶人的沧桑。他说他是上庄的村长老刘，是找到了单位后才找到我家来的。上庄，是我要去扶贫的村子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他是来要救济的，就像春节前夕领导总要慰问贫困户一样，他们当然也不肯放过“过不了年”这个借口，也会走上级路线。这是下乡扶贫回来的老鸭子给我传授的。我让他进屋，他死活不进屋，说就几句话，说完我还要回去。我说我们单位你也去过了，楼都快倒了，文化口，没有多大的油水，别指望要这要那的，我们领导你见过了，还没开口就把口封了吧。他嘿嘿一笑说我没开口，我不是来要这要那的。虽然他举止表情看上去有些唯诺，甚至有些卑微，但眼神里透着精明。我笑笑说那你来干啥？不会是来叫我年前就下去扶贫吧？他说我来落实一下，别到时候没人

^① 季栋梁 1963 年出生。自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。出版散文集《和木头说话》《从会漏的路上回来》，长篇小说《本命》《胭脂巷》等。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。

上坐了几百里，窝屈的，腿都麻了，你坐吧。他说走惯了，没听说过瘸子的路多。我想他是觉得驴车太重了，心疼驴。我说开小卖店？他说腿瘸，再干不了啥，村长让接你，顺便进了点货。他递给我一瓶“康师傅”，我要掏钱，他摆摆手说村上出钱，村上出钱。

小路宛若鸡肠在山间缠绕穿梭，时断时续。李谷说其实师傅胆子要大一点，小卧车能开进去的，村里进去过小卧车。又说不过城里司机都不敢往里开。因为驴车拉的有些重，上坡时我们推车子，下坡时他扛在轡上帮驴往后坐坡。二百多公里的路程用了四个小时，三十多里的路也用了四个小时。见过马槽的人，就能想象出上庄所在。两道南北走向的山岭平行着向南延伸了一段，交汇在一起，就像一个巨大的马槽，上庄就坐落在这巨大的马槽里。到了村部，老村长披着一件军大氅蹯在避风的墙根下抽烟，他迎上来握住我的手说你辛苦一下，事急。说着带着我就往外走。我跟着他沿着村巷往前走，不知道他要带我到哪里去，虽然猜想不出我即将要遇上什么事，但我想要面对的一定是个大难题。老鸭子说一进村，他们就会把你团团地围起来，把所有困难都摆给你，纠缠着你，那可真是一半泪水一半火焰。他讲过这么一件事，说一个女人来了月经，要让他给买卫生巾。他说你以为我是你老公。那女人却说那咱不敢高攀，可是你是来扶贫，你扶了个啥？我骑的还是烂棉花和娃写过字的本子，连包卫生巾都骑不起，你们扶的个啥贫？！说着，把他的一卷卫生纸顺手牵羊走了。

刁野的风从村巷里穿过，扬起一阵一阵的尘沙，打在脸上生疼。有几只鸡被风吹得羽毛乍开像刺猬一般。不时有狗从一个个院门中扑出来咬上两口，又钻进院子里去了。有些箍窑和房屋塌了，黑乌乌的，一些院墙倒了，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脱落了牙齿，院子里长满了干枯的荒草，在风中瑟缩呜咽。有几扇铁大门，风蚀雨侵的，脱落了铆钉，铁皮在风中啪啪啦啦咣咣当当的，锤头大的铁锁锈成了褐红色。上庄的村巷是简陋的，破败的，尽管鸡鸣狗叫，牛歌羊唱的，但掩盖不住这个村子的破落与贫寒。孩子们是快乐的，就像冲击风浪的鸟儿活蹦乱跳叽里喳喳的。倚着门楣探出脑袋的几乎全是老人和女人，把目光投过来。我担心他们像老鸭子说的忽然扑向我，把我团团裹住。我睨了村长一眼，他神情威严，目不斜视，双手高高背起，走得刚拔有劲大大咧咧。偶尔有人和他打招呼，他只是“嗯”“哼”地应着，多一字都没有。有几个孩子尾随过来，他回头瞪了一眼，他们立刻又蹯了回去。

没想到老村长带我来的地方是学校。大门上挂着木制的“草鞋镇上庄小学”的牌子，漆皮脱落，裂了几道口子，用铁丝捆了又捆，字的笔画都错位了。只有门墩，没有大门，校园中央有一座四方四正的水泥台子，铁旗杆耸入半空，

面明显做得不合实际，他们却不抵抗，这不是腐败是啥？他们急了，就把我停了。可停了我还得喊，在上庄我不喊谁还喊？我到县上去喊，他们说县长办公会定下的事，不能更改。我这人能缠，一遍一遍地跑，往镇上跑，往县里跑，我在教委主任家门口坐了一整天，我说只要学校不撤，老师的问题我来解决。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解决。我想到的办法是年年上面给我们村派扶贫单位，按要求扶贫单位要专门派一个人来村上扶贫一年，我就想让他们教书。他想想说那就试试吧。但最后还是把四五年级撤并到庙台去了。”

尽管老村长点的是古老的马灯，玻璃擦得也明光闪亮的，但窑洞很深，还是很暗，隐约看到有一老人在锅台上忙活，我说：“婶，来炕上坐，等会我下去炒两个菜。”

老村长就对着灶台说：“秀芝，叫你炕上坐哩。”锅台那面传来微弱的声音，老村长说，“不管她了，一辈子没拉展过，越老越犟了，来个人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恨不得钻进洞里去。”

老村长端起酒杯又在我的酒杯上碰了饮了，说：“每年扶贫会一开，单位定下来，我就去找扶贫单位，跟领导提出不要金不要银，只要一个大学生来教一年书，就算完成扶贫任务，我就签字。扶贫单位都很支持，不支持也不行啊，我不签字，年底考核他们就麻烦了，上面对扶贫很重视的，通报批评哩。”

我说：“教书可不是一般工作，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。”

老村长嘿嘿一笑说：“不但干得了，干得好着哩，扶贫下来的都是年轻人，大学生，文采得很，活也干得认真，今年是第四年了，前三个比老眼镜教得还好，镇上、县里、包括省上，举行个啥比赛，咱上庄学校都能拿上名次哩。盼香的娃马鹏程二年级在县里拿了一等奖，三年级在县里拿了一等奖，省里拿了二等奖。镇上的小学还没拿过奖哩。用领导讲的话来说，这是个英明决策哩。”

我笑了，他又说：“再说，老师都有参考书，有教学大纲哩，我全买回来了。只要照着上面的规矩把课本上的知识教给他们就成了，大学生教小学生还不跟耍一样？教书这东西其实不难。”

我说：“您是村长，可更像校长。”

老村长说：“没办法，几十个娃娃哩，一双眼睛扑棱扑棱的，看着不忍心不管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许多扶贫干部下来都是绕一圈子就回城里待着，哪能踏踏实实待上一年，教学生可是点对点卯对卯的活儿，万一来扶贫的干部不愿在这里待，您咋办？不把娃娃耽误下了？”

他说：“不会的，来了只要看上那些娃娃一眼，都不会丢下就走的，他们没

现在不过是抽了十块钱一包的“云烟”。我给他五块钱。他阴了脸说：“咋，看不起我？”我说：“你这风吹日晒的一天才有多少利润？”李谷说：“赔不了。”我将钱塞进他口袋。李谷将车子推到避阳光的地方放稳，拆开一包“黄山”递给我一根烟，我接过来点了。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包烟，是一块两毛钱的“金驼”。

三月的风虽很硬朗，可阳光已经有了热度，只要避风向阳的地方就很暖和。我们蹴在避风的墙根下抽烟，李谷说：“其实开学大会还是要召开的。”我说：“那是走形式。”李谷说：“大人看是走形式，可对学生娃那可不一样，开学仪式上，每年级都选一个学生代表班里学生发言，表决心，鼓舞人心哩，学生娃看重这个。”我说：“你刚才咋不说？”李谷说：“当着学生的面咋说？薄你的面子失你的权威哩。”我说：“明天召开一下？”李谷说：“对着哩，有些形式还得有。”老村长来了，李谷起身打了招呼就拉着车子走了。老村长又蹴在李谷刚才蹴的地方，我说：“明天新学期开学典礼，还得请老村长讲个话。”他嘿嘿一笑说：“算了吧，你讲，我就不讲了。”我说：“要讲，我也得讲，形式很重要。”他说：“对着哩，有些形式不走不行。”我说：“我给你写个讲话稿吧？”他说：“算了吧，我是个白识字，那些年上夜校学了点，你是文肚子，写下的东西我讲得了？就随便讲几句吧。”这时一个女人赶着驴车进来了，咣当咣当的，一听拉的就是水。老村长说：“给你送水来了，马鹏程的妈，盼香。”

驴车上架着的拉水桶是装汽油的大圆桶改装成的，套着两个旧轮胎，稳稳地卡在车厢哩。桶口焊了一个铁管，上面套自行车内胎，折起来用麻绳扎着。盼香解开扎绳，把水放进提桶里，我起身去提水，老村长说：“你让她提吧，溅出来的水把你的衣裳脏了，洗衣服还得费水。”看看盼香的鞋子和裤腿，落满了尘土，我想这趟路该不会近。一车水盛满了一个大缸，卸完水盼香赶着驴车走了。我说：“这水从哪里拉来的？”老村长说：“一碗泉。”我说：“远吗？”老村长说：“十几里路程。”我说：“村里人一直在那里拉水吃？”老村长说：“哪能老拉着吃，家家都有两三个窖，只要有一场好雨，收一窖水能吃个一年，唉，汶川大地震，咱这里也受了灾，人虽没伤亡，可窖塌了不少。”我说：“学校也有窖吧。”老村长说：“有，两个窖，也摇烂了，水全渗光了。学校断了水，是由各家各户承担的，村上排了送水日程表，挨家挨户轮流给学校送水，盼香双胞胎儿子都上三年级，送水她就排了第一。”我说：“双胞胎？”老村长说：“就是三年级的马鹏程、马万里。”我说：“这名字不像弟兄俩。”老村长说：“按规矩马鹏程马万里这辈是‘彦’字辈，马家宗谱传得年月久了，不要说他们这辈，下几辈的字都取下了。可盼香这娃图个意思好，有前途，为叫这个名，连家门（户族）中人闹翻了，硬叫了这个名。”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盼香这个媳妇子想法大着哩，就是命

女子身份证都交给男方家压了。身份证攥在男人手中，女人想走也走不了。以前这种婚事是最牢固的。可这些年不一样了，女子都出外打工，见了世面，有些人就守不住了。桑巧在城里给人家当过几年保姆，刚娶过来，她唉声叹气的，我知道她心里拨烦，桑巧长得俊俏着哩，人都说像画儿上走下来的，在城里当个明星都是拔尖的。这样的女子，嫁个啥人都配得上，嫁我这样一个一走路日天戳地的男人，心里能好受？可我心里说在这村子里谁心里没事，哪个女子出外回来心里没事？日子长着哩，啥心病都能疗治好，消解得了，一年半载身上掉下个肉疙瘩，就把你拴得定定的。一年后，桑巧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看得出桑巧很高兴，对儿子好得顶在头上怕吓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话也多了。第二年，桑巧下地干活，上山放羊，日子理得顺顺当当的，我就把心放下了。娃长到三岁，我想桑巧不会走了，娃就是拴娘的桩，就是拴女人的石头。桑巧还跟我说将来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个大学生做个城里人。我就想人家没走的心，咱还把身份证扣着就没意思了，就把身份证还给了桑巧。忽然的一天早晨，桑巧就走了。翻桑巧留下来的东西时，我才明白从嫁给我那天起桑巧就一直准备逃走，三年里她给儿子做下了能穿五年大小不等的衣服和鞋袜。对于一个存心要跑的人，我知道找不见，可我还是背着儿子跑了三个月的路，也是为了给外父外母一个交代，免了村里人的口舌，丢一只鸡都得找一找，况且是个人，你说是不？”

我给他添了杯酒，续了支烟。他说：“半年后，我去了妹妹家。妹妹生得稠，已经两个娃了。我往妹妹门口一站，妹妹就背了一个娃抱了一个娃跟着我回来了。妹妹的公公婆婆只是眼泪汪汪盯着我，啥话也没说。我正在气头上，他们要拦阻，我会和他们拼命的，我腰里别着家伙哩。可他们就那么看着，唉，都是老实巴交的人。妹夫跑到我前面一步一个头一步一个头地磕着，我一直努力着不去看，可妹夫就那么跟着，一村人就那么看着。难心啊，我都觉得我太不够人了。可我还是没有松口吐话。妹妹边走边说你回去吧，母猪肚子大了，出不了三五天就下，警醒些，把娘叫过来，别下下来母猪一屁股全压死了，心就白操了。走过几步，又喊着说晚上记得上大门，这几年不及那几年，下夜功的人多了。都过了一道山岭了，妹妹还喊着说豌豆该锄第二遍了，别荒了庄稼，咱就没吃的了。我明白，妹妹这么喊着说话，看上去是在给他男人安排活，其实是在说给我听。我心软了几次，可还是没让妹妹回去。妹妹来家后，下地干活，回家收拾屋子做饭，活干光了一闲下来就站在门口发呆。这么过了几天，妹夫就撵来了，说猪娃下了十三个，死了两个，娘照顾着哩，糜谷都锄过了，家里啥东西都没丢，五个母鸡下蛋，两个母鸡闹窝，一个公鸡让野狐吃了。听着两个人说话，我心里好凉好凉。妹妹还给我说别人说柱子傻柱子呆，哥，他一点都不傻，一点都不呆。两

过头来盯着我说：“我不怕你，你只教我一年就走了，又不是年年都教我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怕我，那你怕谁？”这时间大娘走过来在我耳边说：“他怕大炮。”我说：“大炮？”大娘说：“就是老村长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怕我，可你怕一个人。”朱小文偏着脖子看着我说：“我谁都不怕。”我说：“大炮你怕么？可大炮怕我，我是他请来的。”一提大炮他把头勾了下去。我把他的作业本拿出来，说：“每个错别字写五十遍，要再写错，每个字写一百遍。”我知道有人批评过这种惩罚式的纠正。但，这却是最有效的。他接过作业本，我给了他一个新作业本说：“在这个本子上写，以后错别字全给我写在这个作业本上，你要是在这学期不改正粗心大意的毛病，我就把这个本子在全校展览，让村里人都来看。”他嘟着嘴接过本子掉头要走，我又说：“你是很聪明的学生，可是你不用心，你要用心，谁也学不过你。”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说：“再要惹奶奶生气，我就让你天天到大炮门口去站岗。”他进屋去了。大娘高兴地说：“对着哩，对着哩，就要这么治哩。”

我说：“大娘，小文一个娃娃，咋会怕大炮？”大娘说：“大炮脸上带煞气，大人都怕哩，村里娃娃都怕，他要阴着脸走过，鸡狗都无声哩，要不咋叫大炮呢。”我噗地笑出声来，大娘说：“上次小文把狗卖了，大炮知道了来抽过小文两鞭子，说由着你长大了还不杀人放火，那两鞭子抽得重哩，脊背上指头胖的肉岭子背了好些天，晚上睡觉都乱喊乱叫的，从那以后小文见着大炮的影儿就藏起来了。”临走的时候，大娘说：“你等等。”便进屋去了，不一会儿端出一方腌猪肉和一碟豆芽菜，我没有推辞。大娘又说：“唉，没爹没娘的娃可怜哩，那两个千刀万剐的，老师，你给多操个心。”

7

一朵硕大的花很鲜艳地开在贫瘠的草地上。两个多月了，没下一滴雨，这么旱的天气，还有这么艳丽的花朵。走过去后，才发现是一群蝴蝶攒成一簇，细一看它们扎在一团刚刚拉下的牛粪上。我的到来也没能惊动它们。我明白了它们是在啜那牛粪里的水分。我轻轻捏住一只蝴蝶的翅膀提起来，其他的继续扎在牛粪上。我放开那只蝴蝶，它飞了两圈，又扎在了那泡牛粪上。

我要去马鹏程家。马鹏程和马万里是双胞胎，可是一个陌生人见了他们，谁也不会把他们当成双胞胎。在城里只要是双胞胎，人们会从衣着鞋帽包括书包、玩具，刻意地打扮成双胞胎，展示炫耀他们的作品。可是马万里和马鹏程差别太大，马鹏程显然要比马万里穿得好，书包也比马万里的新，就是文具盒也要比马万里的高级。马鹏程很活跃，可马万里蔫呆呆的，马鹏程脸膛白净，可马万里脸

膛黝黑，两条胳膊黑得像烧火棍，学习差距也很大。但是从课堂回答问题的情况看，显然不是智力问题。我想或许是马鹏程竞赛拿了奖，家里重奖励的结果。对这样大年龄的孩子来说，如此对待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。可远远看见盼香肩着锄去了地里，我就向着山野走来。

因为封山禁牧，没有了羊群，山野寂静了许多。偶尔见到两只三只羊在山坡上，就像两朵三朵飘落的云团儿。山野里有树，也是东一棵西一棵散落着，不成片不成林，因为干旱，吮吮不到足够的水分输送达树巅，去年的树冠大多枯死了，看上去像一个个白了头的小老头。但树并没有死，在半腰又生出些新枝新叶来。

一棵树下有三只羊盘来盘去。尽管很早，但草是续根的，冰草、柴蒿、灰条、刺蓬、母猪刺还是努力生出嫩叶来。到了那棵树下，树下有一堆干枯的树枝，抬头看树上猴着一个人，细看是一个孩子，再看，是马万里。他正在奋力地折一枝胳膊粗细的干枝。他显然早就看到了我，从树上很利索地溜下来，叫了声“老师”。我抹了一下他的头，说：“你折枯枝干啥？”他说：“烧锅做饭。”他捆扎那些枯枝，我帮他把干枯的树枝收拾整齐捆好，说：“老师背上吧。”马万里忙摆摆手说：“老师，使不得，树枝晒得油都出来了，沾在衣裳上就洗不下来了，衣裳就糟蹋了，你那衣裳贵着哩。”他解了拴在树上的羊说：“老师，你帮我拉着羊吧。”马万里背着柴捆走在前面，那柴捆大出他三倍，长的枝子在地上拉出一道尘带。他腿上被划出横一道竖一道的伤痕。羊并不顺着路走，往两边的草地和庄稼地里钻，三只羊合起来，劲还挺大的，我走得跟头流星的。马万里嘻嘻一笑说：“老师，见着青草就走不动，不好拉哩，你扯上个劲。”我说：“你哥呢？”他说：“在家里学习哩。”

进了院门，墙阴下摆着一张桌子，马鹏程趴在桌子上写字。看到我马鹏程站了起来，说：“老师来了。”

院子里有一个很大很高的柴垛，马万里开始码柴。马鹏程把凳子往我跟前摆了一下说：“老师，您坐。”然后把作业本往我面前有意摆了一下，站在那里。我没看作业本，说：“还不快帮你弟弟码柴。”马鹏程看了我一眼走向柴垛。我们一起将树枝码上些垛，我说：“这么大的柴垛，能烧多长时间？”马万里说：“细详点能烧两年。”

盼香回来了，走得气喘吁吁的，说：“在地里看着你来家里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随便走走。”盼香说：“有啥忙的，几年没给一个好收成，今年苦又白下了。”马鹏程端出一碗水来，盼香接过来一气灌了下去，说：“给老师泡一杯茶，多放点糖。”我说：“一碗凉水就成，我不喝糖。”盼香笑笑说：“你别客气

马鹏程说：“收的，每人三块。”我说：“退了，我给你们照合影，老师有相机。”马鹏程说：“洗相还要钱哩。”我把钱塞给他说：“不要，不要。”马鹏程迟疑了一下，走了，我冲着他背影说：“下午合影，一、二年级也合影，明天上午开表彰大会和毕业典礼。”就听马鹏程在院里喊：“下午合影，一、二年级也合影。明天上午开表彰大会和毕业典礼。”校园里就一片欢闹之声。

下午，学生们就像过节一样，个个穿得新崭崭的，都打着红领巾。我教李谷如何拍摄，然后和老村长坐在中间。三个年级合影后，又全校合了影。

毕业典礼和表彰大会开得很隆重。还是那破鼓、破镲和老录音机，却也能搞出很隆重的气氛来。奖品很丰富，我也多写了几张奖状。结束后，盼香带着鹏程和万里来辞行，我说：“明天咱们一起走吧。”她说：“不了，我还得去娘家一趟，从娘家就直接走了。”我说：“好吧。”我知道她怕再麻烦我。晚上，老村长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，我、李谷和老村长喝了个一塌糊涂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李谷套着驴车来了，志远也来了。我说：“不用麻烦，又没行李，我走着去。”他说：“让志远去送你吧，他该送送你。”又说：“下学期开学，接不了你了，老村长说他接你。”我知道他把小卖店盘给了人，准备进城。

坐在驴车上走出老远，一回头才发现学校的五星红旗还高高飘扬。放假了，红旗是该降下来的，开学了再升起来。我想想，还是让它高高飘扬吧。

衣服，不抽烟不喝酒不看书不玩电脑不买股票不要基金也不找女人，每月的工资拿到手里，第二天就基本完整地进了银行，就连他留下的一点零头，几个月之后也会变成上千的整数，然后再送进银行。玛曲差不多已经这样了八年，存折里也就有了一个不小的数目。结婚前，他把六位数的存折给吕兰看了。

吕兰早就觉得玛曲会有点钱，但没想到他的存款如此出人意料。开始，吕兰想要什么，还总是不好意思地拐弯抹角。

玛曲，我现在有点不喜欢刘亦芬。

你跟刘亦芬不是挺好的吗？

她买了个带五百万像素摄像头的手机，天天拿出来炫。

那有什么好炫的？！

有好多同事也都不喜欢她，她们还买了手机跟她比。

这有什么好比的？

……玛曲！

怎么啦？

我，我也要买新手机，不然好没面子。

买买，我们明天就买，买六百万像素的。

在对玛曲的灵性和悟性彻底丧失信心后，吕兰学会了直来直去。

吕兰说，玛曲，我弟弟盖房，要两万。

玛曲还是说，好，那叫他来拿吧。

吕兰说，玛曲啊，跟你说个事。你看我的脸黑了没？你看，这里还有个痘，都是坐摩托坐的，风刮得我脸上的皮肤都不好了。我们买辆 QQ 吧，我不能再坐摩托了。

玛曲说，买车？那谁开？

吕兰说，我去学嘛。很快的，还有，买了车把你那个摩托给咱弟弟吧，他总想要一辆摩托。

玛曲说，那……买吧。

后来，吕兰说了许多，玛曲也买了许多。存折上的数字变成了不大的五位数，玛曲除了偶尔偷着叹口气之外，并不太在乎。他觉得，只要吕兰高兴，花钱不算什么，反正自己又不会花钱，老婆会花钱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有了钱，吕兰就时髦了许多，她心里也开始想着把玛曲来个时髦改造。毕竟两口子出去，本来两张脸差距就大，再一个穿得像模特一个穿得像村长，就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能够形容得过来，简直有些天理难容了。刚结婚的时候吕兰并不在乎这些，可看多了人们像看母猪上树一样的惊讶眼神和窃窃私语，她开始受不

为别人做些什么一样。

刘宝就说了话，玛曲，我们是朋友，说难听话你别生气。没有你能有她的今天？她凭什么跑？玛曲你先说你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没？没有，没有对吧？你怎么可能做对不起她的事呢？谁不知道你玛曲是个好人？说句难听的，八成是她在外边有了人，玛曲，说这个你别生气，现在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，吕兰一看就不是那种能安心过日子的女人，我早就想对你说，可是我没法说也不能说，你说是不是玛曲。叫我说，你还得去找她，你不能就这么放过她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她不允许你过安生日子，你也不能让她舒服。

刘宝说到这里，带出些义愤填膺的表情。玛曲没说话，还是喝酒，只是脸色阴沉下来。张文宁看不下去了。刘宝你不要瞎说，吕兰不可能这样干，换你是吕兰会这样吗？不可能吧，玛曲对她这么好，玛曲你别乱想，你们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你还是得去找吕兰，男人靠整，女人靠哄，哄女人就不用我教你了吧，我说你晚上好好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还找她，明天不回，后天你还找，不出三天她肯定回家，你听我的，保管有用。

玛曲还是没说话，一杯一杯沉默地喝酒，刘宝张文宁便也闭嘴，三个人就再也没说话，玛曲的另外几个朋友终究没有来。因此玛曲这桌在喧闹的大厅显得很奇怪，他们就像三只饥饿的兔子，吃得心无旁骛。不过，他们也就吃了一小会，就像极了不欢而散的样子起身离去，但和不欢而散稍有不同的是，刘宝和张文宁都用力拍了拍玛曲的肩，多少有点安慰的模样。

6

玛曲还是听了刘宝和张文宁的话，第二天晚上就去了夜总会，晚上才容易找到吕兰，他这么想。

跟上次不同，这次的玛曲显得理直气壮。门口居然还是那几个保安，他们就像螃蟹的两只钳子，把“食物”收进夜总会的门，把不能吃的以及威胁挡在门口。才两天，他们就不再认识玛曲，放他走了进去。玛曲学聪明了些，没有直接发问寻人，先是用眼睛扫描几下各路俊男美女，待到实在没有吕兰的踪影，才去咨客那里询问，咨客犹豫了一下，便微笑着回答没有看见吕总。也就几秒钟时间，玛曲还在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四五名保安就快步走了过来，他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了玛曲，“洪水”的头就是前天喊玛曲叫哥的那个保安。今天他不喊哥也不说话，只是笑咪咪地领着手下簇拥或者说是拥裹着玛曲，来到夜总会旁边的几棵树下，在被霓虹占据的城市中，这些树下有着大片漆黑的倒影。

玛曲。谈判专家不轻不重地叫了一声，他显然了解到玛曲的很多。

玛曲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谈判专家尽量让语气善意和真诚。

他很少听到有人如此好听地跟自己说话，而且是在说自己是个好人。玛曲是那种受不得夸的人，他害羞地朝这个莫名其妙夸自己的人笑笑。但他随即明白，这个人是警察，哪怕不是警察，也是警察派来的。

玛曲紧张起来，手上又加了力，廖白的脖子开始渗出血丝，他翻着白眼，满脸涨红到黑紫，张开嘴，喉咙里传出可怕而又毫无意义的声音。

谈判专家还絮叨了些什么，玛曲一句也没有听清，直到有两名警员领来李珍芳和木瓜，由于恐惧，木瓜大声哭喊，高叫着学会不久的“爸爸”，李珍芳则一脸茫然，仿佛如此多的人在她眼前不曾存在，自然，她好像也没看见玛曲，她眼中的儿子，不是现在拿刀的模样。

玛曲，你母亲和你儿子来找你了，玛曲，你不为自己，你得想想这一老一小吧……谈判专家说了大堆的话，玛曲似乎没有听进去，但眼中开始潮湿，一颗泪快要凝成滴的时候，他回过神来，急切地打断谈判专家的话，很大声地喊出一句：我想见吕兰，你们给我把吕兰找来。

警察尽管很愤怒，但也很“听话”。他们很快找到了吕兰，只是他们无法把吕兰带来，吕兰正在医院，她怀了她男人的孩子，三个多月，就在当晚，她流了血，像是流产。警察去时，医生正在努力挽救吕兰的胎儿。吕兰在手术室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这个消息。

警察回来告诉玛曲，吕兰不在家，只听邻居说，她出了远门。

玛曲就笑笑，他对警察说，你知道吗？她不可能出什么远门，她肯定是不愿意来，是吗？你别骗我了，她肯定是不愿意来。

气氛有些凝结，也瞬时紧张起来。

玛曲开始痛恨自己，他的眼中又开始积聚泪水。积聚的泪滴总是要等到有一定规模才肯落下来，就有一颗泪珠成了气候，跑出眼眶，可它不愿直接落下他的脸，而是在他脸上爬行起来，这让玛曲视线不清，脸皮发痒，他抬手想要抹去这滴泪。玛曲抬的是拿刀的手，看起来像是要对廖白下手，廖白也紧张得忽然张大了嘴，发出一声绝望的“啊”。

而这一切在狙击手看来，是极其危险的动作又是射击的极佳机会。

狙击手是个新手，但他足够果断，加上终日训练的判断，便没有丝毫犹豫地扣动了81式狙击步枪的扳机。81式狙击枪威力巨大，一声闷响，粗壮的枪管就喷着火送出尖利的子弹，狙击手也被枪的后坐力敲打了一下肩头，但他的眼睛没有丝毫偏离地跟着那颗子弹，直到满意地看到那颗子弹钻进玛曲的额头，玛曲整

老校长问：“那你是什么想法？嗯？你是什么想法？”

夏朗沉吟着说：“我没有想法……”

老校长说：“如果你们结婚到他们家的房子里，是不是就有些倒插门的意思？”

夏朗说：“他们家就方雯一个闺女，什么倒插门不倒插门？将来老了，不还得我们侍奉？”

老校长似乎有些不满夏朗的回答，可即便不满，她也不会说什么，“哦，那你就等着当养老女婿，给他们送终吧。”

夏朗这才觉察出老校长话里有话。夏朗虽有哥哥，却在北京工作，一年中除了国庆和春节回趟家，平素忙得连电话也不晓得打一个。父母将来肯定是指望不上他的，哪天老得走不动路了，吃不下饭了，喝不下水了，拉不下屎了，无非还得靠夏朗这个老儿子。这也是当初夏朗大学毕业时，父母非让他考县城公务员的缘故。夏朗就商量着说：“那我们……还是在咱家房子里结婚吧。毕竟是家里的房子，住着踏实，硬气。是吧？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老校长沉默半晌，方才嗫嚅道：“哎……方有礼……刚才……将楼房钥匙留下了。他说，说……房子他们出，装修咱们管。”

3

到底是在方雯家的房子里结的婚。新房离老校长家不过三百米，仿佛方有礼当初买了这房，就知道女儿将来要嫁夏朗似的。装修那段日子，方家人一次都没有来过。

两口子每晚从镇上回来，都要跑到老校长那里蹭饭。老校长当然是尽心伺候，每天换着花样吃。吃完两口子就回自己窝里，卿卿我我不在话下。一天事毕，夏朗心血来潮，衣服也没穿就拉着方雯跑上阳台看星云。夏朗让她看最亮的那颗星。方雯瞥了眼，夏朗憨憨地问：“你真的不喜欢那些星星？你看到的那些光，都是上万光年之前就发散出来的。”

方雯说：“真的啊？”

夏朗说：“有时候我老忍不住想，别的星球上是不是也住着像我们一样的人？像我们一样出生，像我们一样谈恋爱，像我们一样老死。或者他们的文明比我们发达，他们的那个星球上，根本就没有死亡这个说法。一切都是永恒的，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。”

方雯盯着夏朗说：“你真是个怪人。”

夏朗搂着她说：“如果有那样的星球，我们就搬过去住。”

养；他们连剔牙的姿势也一模一样：左手遮挡住嘴巴，兰花指一律跷起，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牙签，小拇指则压在左手小拇指下方，也就是说，两根小拇指构成了一个标准的直角，硬硬地捅向旁人，当牙签在口腔里运动时，右手的小拇指就有规则地左右摆动，直角就变成了钝角，而他们的脸上，浮现的不是那种碎肉从牙龈里挑出来的快感，相反，而是一种肃穆得近乎哀伤的神情……

夏朗想和方雯谈谈。可谈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悻悻回了房，将被褥铺好。等方雯看完电视回屋，夏朗仍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报纸。方雯脱衣服脱到一半，方才发觉夏朗在看着自己，随手打了一下夏朗，说有什么好看的？夏朗就压着嗓子说，我们有多少天没亲热了？

那晚方雯情绪很好，方雯情绪很好的意思就是，她似乎也很想做点那样的事。他们有多长时间没好好做了？从方有礼两口子搬过来以后。也是，方有礼买的这套房，也有七八年了，砖混结构，隔音效果奇差。每当夏朗想到隔壁就住着两位既善良耳朵又无比机灵的老人，动作难免小下来。他感觉自己就是一只潮湿怯懦的蜗牛，在方雯身上磨磨蹭蹭爬行，边爬走边竖起触角听着隔壁动静。可那一天不同，夏朗用力摇动着方雯，仿佛他们不是做爱，而是在上演一场生死肉搏战。方雯配合得很好，一会儿床头一会儿床尾，一会儿床上一会儿床下，喉咙里呜咽出类似哭泣的嚤哼声……夏朗气力就更大，一种强大的摸不到边际的快感从下身麻酥酥传至上身，简直让他麻痹。他下作地想，他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让隔壁的方有礼听见。当他意识到自己这个念头时，脸竟灼得厉害。冲刺行将结束时，夏朗突然听到“咚咚”的敲门声。

方雯小心地扶住了夏朗的腰身“嘘”了声。夏朗听到方有礼说：“夏朗啊，你们屋子有管拉肚子的药吗？”

夏朗没说话。方雯问：“怎么了爸？”

方有礼说：“可能怪晚上吃的海螺，你妈跑了四五趟厕所了。”

方雯穿上内衣去开门。夏朗将被子盖上，茫然仰视着房顶，听到父女俩喃喃咕咕，翻箱倒柜。夏朗冷冷地想，药品柜不是在方有礼他们卧室吗？怎么跑到我们的屋子找药？再过些时候，方雯才哆哆嗦嗦小跑着进屋。夏朗说：“药找到了没？”

方雯说：“找到了。哎，人上了岁数就是记性不好。药明明在他们屋。”

夏朗还想问点别的，但话到嘴边又都咽下了。方雯似乎也累了，没多说什么，不久传来细碎的鼾声。夏朗把灯关掉，盯着屋顶在混沌的黯黑中渐渐清晰。他甚至看到上面粘着只死掉的蚊子。

夏朗下班后就不怎么爱回家了，而是跑到老校长那儿。老校长见到儿子很意

夏朗说：“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不要什么事都麻烦老人家。他们操的心还不够吗？”

方雯说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嫌我爸我妈住这儿了？”

夏朗说：“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房子，我有什么好嫌弃的？”

方雯没理他，直接走到客厅。夏朗很想知道方有礼怎么说，就跟在方雯后面。方有礼正坐着小马扎答题。方有礼有个癖好，就是答《唐山晚报》上的有奖知识竞赛题。他胃口很杂，无论是“共青团有奖知识竞答”“人口普查有奖知识竞答”还是“血液与健康有奖知识竞答”，他都踊跃参加。原因只有一个，这些竞赛都有奖品。多年前他偶然参加的一次竞答让他得到了一桶“金龙鱼”花生油，之后他的这个爱好就保留下来了。那天，他正在做“党建网开通一周年有奖知识竞答”，见方雯和夏朗一并走来，连忙问：“快点快点，这道题选哪个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带动共同富裕的方针，体现了什么原则？”

夏朗和方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没吭声。

事后夏朗想想，那晚方有礼的反应还算正常。当他听完夏朗的想法，他把手里的报纸放在脚底下。他坐在马扎上，要比夏朗矮半截，看夏朗时不得不探着身子，向前昂着头颅。而夏朗俯视着他。他很长时间没正眼看过这个男人了。这个老男人的脸色似乎比以前更加润朗，颧骨处的肌肉像用胭脂抹了两抹，而宽阔的脑门则仿佛涂了厚厚的橄榄油。他那双眼睛没有任何表情。这和夏朗想象中的有些不同。他原以为方有礼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愤怒，或者不屑，但是没有。他就那样前倾着一身肥肉，安静地盯看着夏朗。这反倒让夏朗有些不自在。夏朗只好紧绷着一张脸。他想他没有任何理由向这个男人屈服。他委实想让这个男人知道，他不在乎这个男人的感受，他并不喜欢和他们住在一起。他不想把这种想法大声说出来，可现在，他即便不说出来，这尊弥勒佛也应该能感觉到，他面对的并非一个他的信徒。

“你们看着办吧。不过，我丑话说前头，我手里并没闲钱，别指望我帮多大忙，”方有礼咳嗽了一通，轻描淡写道，“看来，呵呵，你们只有贷款了。”

夏朗记得方有礼说完后就去了厕所。方雯和他回了房。方雯开始什么都没说，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才问，你手里有多少钱？夏朗就说，这个你别管，首付我出，还贷咱俩一起还。方雯说，贷款的话，可不能影响我的生活质量，知道吗？蒙尼坦我得照去，兰蔻我得照买，阿依莲我得照穿。

夏朗就说，你放心好了，你该怎么活就怎么活，我可没让你吃糠咽菜。

老校长听到夏朗要买房子的消息，很吃了一惊。她的意思是，如果他们想单独生活，她和老头子可以搬到平房里去住，完全没有再买楼房的必要。夏朗说，

算了，你们即便住平房，这房子我也得买。老校长似乎从没见过儿子这副执拗样，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我跟你爸出首付，你们自己还贷，好不好？你哥呢，当初在北京买房子，我们也只是给他出了这些钱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们可不能对你太偏心了。”

夏朗就把老校长出首付的话跟方雯说了，方雯听了很高兴，赶紧去向方有礼汇报。夏朗就坐在卧室里吸烟。他知道方有礼是如何想的。方有礼肯定以为他拿不出钱，肯定以为他只是虚张声势，肯定在暗地里看他笑话。想到方有礼张皇失措的样子，夏朗心里竟有些微微的得意。过不多时，就有人悄没声地推门进来。夏朗以为是方雯，头也没抬地继续看书。“哎，看来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。”夏朗猛一抬头，却是方有礼站他身旁。他以为方有礼会说三道四，可是并没有。夏朗轻轻笑了一下，方有礼就沉吟着说：“夏朗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别在床头吸烟，很容易着火的。要抽的话，在床头柜上摆个烟灰缸。你老大不小了，怎么这么没记性呢？”夏朗连忙点头称是，径直从床上跳下来去客厅拿烟灰缸。左腿刚迈到门槛，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头。可右腿还是径自跨了出去，而且这一步跨得尤其大。

翌日上班的时候，不成想就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。女人的嗓门有点粗，有点沙哑。夏朗就想起来，这个女人就是那个曾经被外星人劫持过的陈桂芬，就问有什么事儿吗？陈桂芬就说，没什么事儿，难道非得有什么事儿，才能给你打电话？说完陈桂芬先在电话那头笑起来。夏朗问，是不是又要操持聚会了？陈桂芬说，没有，有的话我也不想去，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夏朗问，不是挺好玩的吗，怎么会没意思呢？陈桂芬说，哎，我觉得他们说得不靠谱，你没感觉出来，他们所描述的，都跟美国科幻片里的情节如出一辙吗？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看《4400》看得走火入魔了。陈桂芬这么一说，似乎就把自己跟那帮被劫持者给区分开来，而且话里话外还有点瞧不起那些人的意思。夏朗“嘿嘿”笑了声说，聚会嘛，无非就是图个开心，干吗还想要更多的东西呢？陈桂芬在那头沉默了会儿说，你说得没错，我们这样的人，能平心静气活着就不错了。夏朗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接话，在电话这头也沉默了片刻。陈桂芬也没说什么。夏朗能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喘气的声息。这样子让他觉得有些尴尬，就说，没什么事我先挂了，我这里忙得很。陈桂芬说，好吧，我们改天再聊……其实，我是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夏朗的好奇心就起来了，问说，要是有什么紧要事，但说无妨。陈桂芬就说，哎，一言难尽，等哪天我请你吃饭，我们慢慢聊。

晚上回家时，夏朗还在想着，这个叫陈桂芬的女人，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那些外星球的人真的拜访过地球吗？他们真的对地球上的人很感兴趣吗？忍

有的秘密都告诉你。”

事后想想，夏朗也不清楚怎么就随陈桂芬去了酒店。他那时还没喝酒，喝酒是到酒店之后的事。他们悄悄地从饭桌上离开，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，他们也很顺利地就抵达了酒店。那是间豪华包房，灯光迷离。夏朗坐立不安地站在门口，想不通怎么自己就随陈桂芬到了那儿。后来，陈桂芬说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然后，她抻下自己的丝巾，挡住了左手，郑重其事地朝丝巾吹了口气，当丝巾拿开，她的左手俨然就托着一瓶红酒，红酒的盖子已经被打开。陈桂芬把酒倒进两个玻璃杯，一手一杯，然后低一脚高一脚地朝夏朗蹭过去。

夏朗那天晚上一定是喝醉了。如果没有喝醉，他怎么就躺到那张柔软的席梦思上了？如果没有躺到柔软的席梦思上，他怎么顺手就把陈桂芬揽进怀里了呢？他不但将她揽进怀里，还剥光了她的衣服，不但剥光了她的衣服，还长驱直入进了她的身体。当他闭着眼睛闷哼一声，酒气似乎才隐约散去，然后，他惊奇地发现，陈桂芬的身体竟然是淡蓝色的，她犹如修长的蓝色琉璃器皿躺在那里，淡淡的、迷离的光晕从她的脚趾流淌到她的小腹，又从她的小腹流淌到她纤弱的脖颈，他只好笑着问：“你为什么把全身涂满荧光粉呢？”陈桂芬并没有解释，只是再次将他的腰身扳过，贴着他的耳郭喃喃道：“你会永远记得我吗，无论我在哪一个星球上？”

翌日醒来，已然晌午。窗帘拉着，阳光散漫地铺满房间。夏朗似乎想起什么，慌忙着四处张望，却再无他人。匆匆从酒店跑出来，打车回家。司机问去哪里。夏朗张口就说，桃源县嘉华雅苑，而后又昏昏沉沉睡着了。等一觉醒来，司机师傅说，嗨！哥们到了，你这一路，可睡得真香哪！

夏朗站在嘉华雅苑小区门口，踌躇半天，还是直接上了楼。开门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方雯。方雯“呀”了声说，夏朗回来了。没多久，乖乖就从屋里踉跄着出来，见了夏朗，“爸爸爸爸”地喊。夏朗眼睛湿了，一把抱了，拿眼角余光去瞥方雯，方雯正朝他笑。方雯说，快把乖乖放下，医生过会儿就给他输液来了。没等夏朗细问，方雯又说，孩子开始只是咳嗽，后来就发烧，吃了些感冒药，高烧还不退，到医院一查，是初期肺炎。输了四五天液，情况稍稍稳定，我们才带着乖乖回家，每天请医生上门输液。

夏朗就急了，大声质问方雯：“孩子有病了干吗不告诉我一声？”

方雯说：“你不是受伤了吗？腿脚不灵便。”

夏朗就说：“跑不了你也该告诉我。我去不了，我爸我妈难道还跑不了吗？”

方雯一愣，摆摆手说：“你添什么乱啊。有我爸在就够了，还麻烦他爷奶干吗？”